

世界探險記

少年時代叢書

世界探險記

英國瓦德著

冰厂編譯



神州國光出版社

1931. 9. 初版

版權所有

每冊實價大洋二角

神秘的河流

英國瓦德著

究有好多男女學生曾在學校裏聽講過那條薩邇溫河 (Salween River 中國原名怒江) 的嗎？你們許有些聽說過它在西藏是一條神秘的河流；另有些人許以為它在中國是一條不能航行的河流；並且更有些人許認它在遙遠的緬甸國內是一條閉塞不通的河流吧。但是你們多半的人或許竟完全沒聽見說過它來。然而那薩邇溫河仍躋於亞細亞的諸大河流之一，自然地有人會詰問，為什麼它是那般地不甚著名呢？這個答案是容易的。歷史上無一字論到那薩邇溫，沒有國家曾往那河口去角逐商業上的權利，或競爭往所控制的腹地內去的那進口管理權，或在它的沿岸建立通商埠頭，或去佔領由它沖積而成的膏腴壤地。忠誠地說，它不會有這些事由的。在薩邇溫河的流域上，難得見着一個含有任何商業重要性的城市——就只那衰頹的緬甸式的城鎮穆爾明 (Moulmein)，立在那河口的左近。它自詡沒有維繫繁殖居民的三角洲，與具有興辦農墾和航行舟楫的便利；從反面講，一大叢的人般高的水草保護着那進口——並且那港口的欄門沙是對於舟楫的一種威



揚子江上流的皮製船

脅。距海百哩——而且這是唯一的事實——就遇着第一個險灘，那長過一千六百哩的巨
大河流就在此停止通航了呵！歷史不曉得它沒甚出奇吧！
因着人們必須不曉得它呢！

無與倫比的河流

經過它那偉大長度的半部分它是緊逼地被兩岸幾十尺
高的峭壁拘束着。它流過五百哩沒有支流僅有些山裏瀑泉
從陡巖上洶湧來會。因在全部河道裏有三分之二的地方，
它是被多半不能通行的叢莽森林所圍蔽，保護着那太古的
峽谷，就在那谷底雷吼地滾着這條奇異的河流。惡劣聲譽
的野蠻種族盤據那個谷地。災荒，熱病，恐怖盛行於那青
密，蟻蛭潛伏的山林裏面。無所謂道路——就只些駭目驚
心的小山徑。這就是一條與亞細亞諸大河流比肩的薩邇溫
河的簡論。

在敘明旅行經過一段極難通行的峽谷的情形之先，容我簡單地把那河流的道路表白一下吧。

那薩邇溫河發源於西藏中南部的內湖區域，在拉薩的北面，但沒人知道它那正確的起點。它流過西藏高原，超出海平面一萬五千呎，在一個嚴寒而不適人居的缺少森林的境內，知道它的就只有那般游行的牧人。它向東流行四百哩以外，並且由東而南後復又轉回東向。在此點它轉向南流經過一段奧藏的峽谷。它轉着南向究竟是怎樣的狀況，那就不得而知了。當下看着那條河的流量已很偉大，在離開西藏積冰高原之後，便滔滔南向流去，便於奧熱乾燥的峽谷中沖開他的道路。峻峻的巖石圍繞在奔吼洶騰的流水中間。沒有樹木生長着。除那些最耐熱的植物外，一陣焦灼的熱風將吸盡一切植物的生命。



爲河流爲，尺英〇〇〇，五一面海出高，山高之藏西
 〇尺英〇〇〇，〇二爲離距之過經，過經

氣候變動分外地迅速。那河流由乾燥的西藏峽谷湍決下流，奔騰落入那菁密叢莽中去。它在中國境內流過稠密的森林地帶約有千哩，但中國對於盤據本地的土著蠻族，只有極微末的政治權力。

薩邇溫河最後流經英屬緬甸境內，經過許多次西向的沉降便直穿入仰光(Rangoon)下面的擺古爾海灣(Bay of Bengal)，差不多從發源到尾端都是湍激而漂疾地在高山深壑裏橫流而過。

薩邇溫河的上流

在多半未明瞭的薩邇溫河的上流距入海口十哩處所旅行的些記事許是有趣味的。

若你隨着那商駝隊的路程，從緬甸動身經過邊界去到中國境內，在第十一日的那天你就要渡過那條薩邇溫河了。一個鐵索的懸橋就在這地點跨過河面，從此地到海口，照着河的流程，差不多有七百哩遠的距離。不論怎樣，我們的目標是更往北進，逆河上行的三百哩的處所，并且欲完成這件事最好是迂迴地行去。所以我們向東北走了好幾天，到了大理府城後方，轉北前進；最後，在叢山中旅行了二百哩，從西藏的邊境起，我們

起程向中國進發。此後在亞細亞的內部旅行是大半具着原始狀態的。



西 藏 鹽 湖 之 山 岩

便轉西北前行，隨後復又達到薩邇溫河的峽谷。

在中國的西部，我們的箱什都載在騾背上面運輸，每騾載重爲一百六十磅。運輸的物件都拴在騾背上面的木板兩邊，那木架剛好配在合於彫鑿的凹形鞍下，并須於此部分使載量平衡。所有鋪蓋，帳幕，炊具，兩三隻鐵箱盛着冬夏季衣飾，器械，個人應用物品，此外還有幾箱食品包括着那些輜重行李。當我們離了曼得拉（Mandalay）火車，便乘汽艇過那伊洛瓦底江（Irrawaddy）渡過對岸市街上登陸，在此地那商駝隊便

赴中國的遼遠長途

末後一天晴爽的清晨，當霧霾在稻田上掩蔽和那些邊境上叢嶺在蔚藍烟色裏挺拔着的時際，我們便啓行了。那些騾夫噓着口笛，到處奔馳，而且常以石塊向着領導的騾子擲去，使牠走入正當途徑：鈴聲叮噹響着，我們就穿過那條市街，順着那白色塵土的道路前進，就遵這條程途前赴中國。有幾百匹騾羣攀登這坎坷的石級，從緬甸的奧熱林地方去到雲南的寒冷高原；在人叢混雜和塵沙飛騰的裏面，我們竟立刻地迷失了路途。大聲的呼喊與銅鑼的響亮，和騾羣鈴鐺的錚聲同時而作。

每日夜間。當我們在商驛隊的大路上的期間內，我們一向都寄宿本地的飯店內，那都是汗穢多臭氣而不舒適的，然而旅客不必希望有較佳的下處吧。嗣後我們都住宿帳幕。

路上過了數星期，便來至藏邊的一所村莊；從此地啓程我們就開始旅行往薩邇溫河去，而且是輕裝就道。

中國和西藏之間

嚴寒十月的一晨，朝曦未出之先，我們已離此村莊推程前進——四匹傭騾，我所傭的藏人嚮導（因外表的緣故得名通稱作『猴兒』）和我本人。因須繞避跨設當路的中國邊防關卡，蓋恐那些邊卡上駐防官兵留難，耽誤我們的行程，我們就順着常行的小路越過山嶺，下山五千呎便達到激流的湄公河（Mekong River）流域（中國地理作瀾滄江），我們就在此點渡索橋行過河去，並向正北方前行經過廣袤無垠的峽谷，沿着那怒聳的陡壁懸崖走去，直到天色黑暗，要再往前進就不免過於危險。此刻，無論如何，我們已盡善盡美地逃過中國與西藏的邊境界線了。

四個特異的平行河流峽谷

它是很好地去講明我們現下是在一個可怖的多山國度內，那境地內被幾條西藏發源的大河流幽深而平行的峽谷所切斷，那些河流被密織的山帶所扼束，都由北方的冰凍地區奔馳而降。那些山嶽的壁障，於兩邊澎湃夾流的河谷中各伸一足使河水區分別派，它

們積雪的峯頂在衆星之間輝映。在全世界上沒有一個像它這樣的國度，假使你在見方形各邊行一百哩，它將包括亞細亞的四大河流，切斷成平行的河槽約一百哩長和一萬呎深，經過高逾二萬呎的叢山之間。

次日清晨朝曦初放，我們便啓程，終日迅速地前進，沿着湄公河北上，從那些連續不斷的美麗峽谷中通過。薄暮的辰光，我們達到一處藏人的村落，看來好似小兒游戲堆砌的瓦石一樣；就在此地備了四匹犂牛，以便旅行通過那座高山，這山正橫亘在我們與西面其次的一條大河當中。

現在我們開始爬山了。經過一日困難的工作，我們就在一處高一萬二千呎的幽靜森林內支幕住宿。雪鋪在樹木的下面，冰筋倒垂在川壑的岸邊，溪水就在那壑底嗚咽地流着。

天明又起身來，我們繼續向上攀登，離開那座森林向那邊巖石鋪雪的處所行去，經



舞 跳 的 族 瓦

過一次倔強的攀援，就到了一個高出海平一萬六千呎的隘道。那些冠雪峻嶺的壯麗景色一叢一叢地，好像怒海波濤似的，向吾人致其敬意。我們由可怖的薩邇溫河峽谷遠望過去，便瞧見伊怒瓦底江的那些源流了。

西藏境內

當下我們行下山來，黃昏時候在一處山崖下面宿幕，天明便動身仍然向下行去，直待我們又來到有村落人烟的處所，這處所鄰近的鄂河 (Yu River)，即薩邇溫河之一支流。現在必須格外小心地前進，不必求速。我們已進到西藏境內，不知那些酋長和喇嘛對於我們是否快意呢。

所以猴兒（即嚮導）先往那喇嘛廟去，安排那些人民，當時我隨在後面隔着相當的距離。我到了那村莊上，一間住室已爲我備妥，并且那院內佔滿了好奇的西藏羣衆，喇嘛和民們——一些高大黝黑的人，穿着羊皮衣和長統靴子。他們圍圍着我擁擠，檢察我的槍械，攝影機，遠視鏡，並且有一位酒醉的酋長最後把這些物件都從我身邊拿去了，並假扮着要把他們強帶着走似的。

無論怎樣，這些人們雖然令人懷疑，却都是十分友善的啊。

鄂河曲處



竹 做 之 瓦 族 橋 標

翌日接着通知，

我們可以往薩邇溫河前進，所以在午後我們便渡過鄂河向着對面高嶺攀登上去。我們在山口看見一個希異的景色。我們背後的深峽谷裏，那鄂河向着正南方流去。我們前面薄暮的光在遠遠的下面一灣流水上

閃耀。『那是甚麼河啊？』我問，似發狂的，看見它向着北流，那答語來得很爽利。『鄂河啊，先生。』他是真的，這條河成了一個完全的U字曲線，我們正站在頂上的曲處。一條河流要在平敞泛濫的原野裏水道似這樣原不足爲奇的，但是在巉巒層疊的國境內，並且受着深谷峻壑所拘束，竟有這樣的曲折是足夠驚異的了。

從此點到薩邇溫河，雖只四日行程，情形却是困苦。那些西藏人民懷着恐怖，那是常有的不好現象。有次來到一所村莊，大家把門閉塞拒絕我們進內，還未等到我敲擊十分鐘的工夫，和決意地要進去，我竟僥倖獲得一家的允許款納，得以借宿一宵。一切的異族人們都受着極端懷惑地注視，然吾人仍盡力兼程速進。就此一村一村地打攪着前去。終且來到薩邇溫河，就在那乾燥的西藏峽谷裏面，和轉着南向往中國境內前行，彼時它顯明的若照着那些土人的現下習氣，我們決不能再向西藏境內深入了。誠然，我們曾恭敬地要求着出境，而且沒有什麼交換條件，只不過要求出境一事罷了。照我們起初的希望本擬渡過薩邇溫河向拉薩的方面前進，不料它會使我們沿河而下作成一次測探地文的旅行。

沿河下行

那薩邇溫河在此地雖離入海口已有千里之遙，是一條大而狂猛的河流，爲急流險灘極端地阻攪，在那陡絕的峽谷中奔突而過。那條道路是像那條河道同量的足以使人驚異，是就那峭壁旁邊鑿成，有時尙包括些緊迫巖石上的木椿所支撐的棧道。在這條路上，我們遇着些西藏的香客們，他們背上駝着包袱，手中拿着佛珠，正莊嚴地繞着那座聖靈的雪山開茄坡（Kakarpo）圓行。西藏境內有好多神靈的山嶽；香客們因禱求福祐便圍繞着他們步行，一面低聲頌經。第三日我們乘上一隻木製小艇下行，經過幾許美麗的峽谷，方再行駛入極其明靜的河面。我們現在已不在西藏民族之中了；這裏沿河部分乃一種名叫洛榆（Lutzu）的番族所殖居，此族表面形狀雖野蠻無華，却是一種溫和樸實的族類。

薩邇溫河正在這地點流入一個特異的峽谷，而且我們接着報告在本季裏已無可通的路徑渡過河去。它是必須通過山嶺的，在我們復見着薩邇溫河之先却已耽擱了三天。它就在此地由西藏的峽谷最後地流入中國境界。

再入中國境內



。見想以可，大之量力其，馬載須且，河過繩握手以人藏西

此刻在河流上陡來了一個特殊的變遷。他仍迂迴和汹涌地下流，忽而激發變作一些噴珠濺沫的疾瀨，但那谷地兩旁都是些很陡峻的坡度，其間却有些平場，在那些場合種植是具可能性的；並且非比不毛的荒崖，到處都長着植物，富庶而蕃茂。照着洛瑜說來，他們以條紋麻布做的衣裳，他們未梳洗的頭髮的蓬鬆，和他們永無止境的飲酒與吸煙，他們是極其與西藏不同的民族。

我們除帶着些幼駒走了那般地遙遠，此外我們還須用着些挑夫。當時我嘗提議越過那山頭到伊洛瓦底江的谷地去，但是雪下得極大，

使這件事好幾天不能實行，因為那些土人們不肯前進；並且就在這時際當地的中國官吏已聽說我們到來，便禁止那些人民來援助我。那是沒有關係的事，不過使我們的行程繼續順着那河谷下行罷了。

黎蘇族屬內(Lisu 康邊番族之一種)

我們在草叢的山徑裏爬升了三日，保持着平衡的重量在石脊上面前行，並攀援着樹根和蔓藤循着危巖登降。逐日的事情越變越困難了。我們此刻已不在那溫和的洛喻族屬內，却已來到極可疑懼的『黑黎』族當中了。我們的困難決非極小限量，其實情是由於我們不懂通用的方言。

姑不論如何，他們起初是外表友善的，我們尋着一個中國挑夫，他會說黎族土話，並應允領導我們過山到英國境界裏去，然而他嘗表證是一個有些危險性和好口角的助理人。

那一夜我們宿在一個黎族的茅屋裏——並且如此地過了後來的好幾夜呢。它是竹篾和聖泥的工事，其填土地面，草蓋的屋頂，和以木製的一個方架放在那間屋的中央當作